

廉

吏

傳

廉吏傳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史傳記類部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廉吏傳

傳記類三

總錄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廉吏傳二卷宋費樞撰樞字伯樞

成都人其仕履始末則無考也是書書錄解

題作十卷此本祇分上下二卷與舊目不符

然斷自列國迄于隋唐凡百十有四人與陳

振孫所記人數相合則卷數有所合併文字

無所刪難也大旨以風厲廉隅為主故但能
謹飭簠簋即畧其他事節畧一長每傳各系
以論斷如華歆褚淵之屬皆極為揚擢褒貶
或偶失謹嚴史稱蓋寬饒深刻陷害人樞既
病其清太介不能容物唐狄士文史亦稱其
深文陷害樞又惜其公正受禍持論亦自相
矛盾然如載公孫宏並著其忌賢之謀載牛
僧儒亦書其朋黨之罪綜核大致其議論去

取猶可謂不諛不隱者矣乾隆四十六年十
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

費

瑋

論曰昔伯夷餓於首陽山之下盖非惡生也義有重於生者也小人之所以寶在貨君子之所以寶在義欲以彼之所寶而易我之所寶則是君子得所輕而失所重也子罕以不貪為寶真知義者歟

鬬子文

鬬子文楚人也為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

自周之東禮義廢而廉恥缺上下惟知征利而已其間有能不溺於利而正身以正人正家以正國矯然自拔於污世者是可尚也作列國廉吏傳

李孫行父

李孫行父諡曰文子魯季友之孫也文公十八年莒太子僕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文子使司寇出諸境公問其故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是以去之文子為

相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佗曰子為魯上卿相
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
乎文子曰吾以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
惡者猶多矣吾不敢以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
與馬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
其父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
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
使為上大夫

論曰盛哉周家之立基何其久且遠也文王猶卑服后
妃亦澣衣益薄於自奉將以厚民且示後世之恭儉也
季文子可謂無忝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乃念及國人
之父兄食麤而衣惡蓋廉者政之本儉者廉之本文子
之為政其知本歟觀夫宮僕以寶玉來則出之仲孫佗
能改過則用之其過惡揚善如此然傳載其有舜功二
十之一殆有其二也夫

晏嬰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節儉
力行重於時既為相食不重味妾不衣帛初崔杼弑莊
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
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
者是與有如上帝乃軟慶氏已亡公與晏子邶殿其鄙
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
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
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

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論曰晏子事齊三君且為相矣而節儉如此蓋嘗有言曰義利之本也故思義為愈蘊利生孽益之以邸殿而不受自謂曰幅利世之人但以是知晏子之無蘊利爾觀其與叔向相語云民三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推晏子之心豈徒潔其身者哉

故曰晏子民之望也信矣

羊舌肸

羊舌肸字叔向平公成虎祁宮諸侯皆有二心及昭公立叔向乃召會治兵于邾南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地叔肸求貨于衛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筐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叔向受羹反錦曰晉其有羊舌肸者黷貨無厭亦將及矣

論曰昔季文子之言晉也以謂晉國大臣睦諸侯聽焉
叔向方會諸侯以平其二心而羊舌鮒乃求貸於衛豈
不危人之國哉賴叔向反錦而明言叔鮒之瀆貨庶不
為晉之累然則晉之強弱二子之舉見矣

魏戊

魏戊魏舒獻子之子也獻子為政使魏戊為梗陽大夫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
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

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
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
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
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
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
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論曰夫察獄之際君子之所宜平其心也獻子將受梗
陽人之女樂殆鬻獄矣戊使其屬諫而止之以成其不

賄之名孔子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戍之謂也

樂喜

樂喜字子罕平公時為司城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敢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論曰昔伯夷餓於首陽山之下蓋非惡生也義有重於生者也小人之所實在貨君子之所實在義欲以彼之所寶而易我之所寶則是君子得所輕而失所重也子罕以不貪為寶真知義者歟

鬬子文

鬬子文楚人也為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